



英汉对照插图本

怨潮译艸

Rubáiyát

英汉对照插图本

# 怒湃译草

原著：〔波斯〕莪默·海涌

英译：〔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汉译：柏丽

插图：王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汉对照插图本

## 怒 涛 译 草

原著：〔波斯〕莪默·海涌

英译：〔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汉译：柏 丽

插图：王 惕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 39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9 插页 7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5,000 册数：1—2 000

\*

ISBN 7-300-00840-2

---

I·57 定价：8.25 元



陈死人睛喷怒火，佳酿滴注焰方销。



黑发飘飞斟酒婢，销魂染指鬓鬟中。



吾妻! 曷与命相谋? 错舛安排一掷休!



昼夜双仪逆旅门

## 序 一

新年接到柏丽同志来信说，她的《怒湃译草》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答应印行了，附有她的论文、评注，还有多幅插画。这是个可喜的消息。书的主要部分，当然是她根据英国菲茨杰拉德的译文译成中国的七言绝句及语体。这诗的原作者名字，最初由郭沫若先生译为俄默·伽亚谟，四行诗则译为《鲁拜集》。“五四”初期印行时，很受青年读者欢迎，我也是其中的一人。我所欣赏的倒不是作者所赞颂的醇酒妇人，而是作品表现的近似悲观而却颇有诗情画意的入世精神。据说菲氏的翻译是将很多首原诗重新创作为英诗，偶然被两个诗人发现、欣赏，以后喜欢读它的人越来越多，印行版本多少，现在也无法计算了。我读他的英译，是读郭氏汉译后十多年的事了，我对这百来首英诗更为喜爱。

柏丽前几年陆续把她的译诗惠寄给我，虽然译文面目不同，见后却如遇老相识一样喜悦。原诗每首四句，一二四行押韵，即中国的绝句体，她用七绝为主来译，我以为是很适宜的。评注之外，再加语体译文，对于读者会有帮助，英汉对照，也会受读者欢迎。英译的插画本来很多，此书能由中国画家插画，我想会很有特色。

柏丽此书的贡献，一在她纠正了别人译文误解的地方，可以供参考。二在她提出了以前少为人注意的资料，颇有史料

价值。去年曾读到此诗的语体译文——黄杲炘译《柔巴依集》，我以为也很好，读者可以对照，对译诗的途径可以增加若干经验，精益求精。英国诗人译此诗集的不少，但一般认为：完全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的这一部。柏丽的探索精神，我以为也是很可取的。

说到探索，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抗日战争一开始，我在课余喜欢读些中国古典诗，作为消遣休息，尤其喜欢唐人绝句。从沦陷的北平逃出后，偶然有点感想，随手就在报纸边或旧信封上写一首绝句，渐渐成为习惯了。目的只为自遣娱妻，丝毫没想到发表。那时我手边还有一本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诗插画本，偶然也翻看一下。一天我忽然想到，何不试以绝句译它，练练技术呢？一念既动，高兴时就以五七言绝句试译一二首，终于译完了，这是我在四川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把译稿带到台北，已准备好由台湾省编译馆印行，二·二八起义后，该馆解散了，落空了。解放后，我从台北逃到天津、北京，几经变乱，译稿还存在手边，不料十年浩劫中难逃劫数，译稿被抄家时搜走丢失了。我想：也罢，总算了结了一件事，也并不觉怎样惋惜。

不料老友朱肇洛逝世，他的夫人刘淑萱整理他的遗稿，发现他手抄的我这一份译诗，她把这一份珍贵的遗物赠送我了。他们的友情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和欣慰。

这些温馨的回忆，引我想起我写过的一首绝句：

狡猾时光一小偷，背囊无底日搜求。

春花秋月争先享，剩滓残渣为彼留。

好诗是时光小偷偷不走的,希望读者像对春花秋月一样,  
多读好诗,得到充分的美的享受。

李 霁 野

1989年1月25日于天津

## 序 二

中世纪波斯科学家莪默·海亚姆长于几何及天文之学，余事为诗，慨叹人生若梦，对酒当歌，然对黑暗社会及反动教会时提抗议，热烈追求自由平等，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十九世纪英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见其诗稿而酷爱之，乃加以整理，并以四行格律诗体，意译为英诗，韵律为五音步抑扬格，书名为《鲁拜集》(Rubáiyát)。“鲁拜”(rubai)为波斯文四行诗之音译。菲氏译本行世后，尚有其他英译本，惟以菲氏所译为最著。论者谓其译笔有优于原文之处，故传诵诗坛，成为英文文学名著。全集汉译诸本多据菲氏英译而以郭氏沫若所译者为嚆矢。时至今日，汉译多至二十余家，或译为自由诗，或译为我国之绝句。就体裁言，鲁拜诗体，酷似绝句，故译为绝句有其形似之处。然绝句每行字数不多，容量有限，译文欲求达雅，则难于忠信；欲求忠信，则难于达雅。补救之法，盖为意译。菲氏所译，限于韵律，即采意译之法亦有良足多者。盖译诗重在神似，不可拘泥于字面而失原作诗味也。

吾友长沙刘伯利(柏丽)女士，一九五二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自幼受吾湘诗坛耆旧之熏陶，长于中国诗词，其诗词多发表于海内外报章杂志，脍炙人口。近年于教

学之余，译《鲁拜集》为七言绝句等，名曰《怒湃译草》，以菲氏译诗之法译菲氏所译之诗，形神兼似，而又纠正前人早期译文中疏忽之处，实堪寿诸梨枣以与其他译本互相补充。柏丽来信嘱写序言，兹据所知，举其荦荦大端，弁言如上。

赵甄陶

序于长沙湖南师大外语系

1989年1月3日

## 译者前言

十一世纪波斯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莪默·海涌（Omar Khayyám）的波斯四行诗集（Rubáiyát），是一部不朽的诗作。莪默本姓阿卜拉希姆，父亲是个搭帐篷的人（khayyám），因此，莪默就以此为诗名（即笔名）。他的本姓反倒罕为人知，甚至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在英译序言中也没有提及。他生卒时间，各家传说不一，《英华大词典》怀疑他是个108岁的老寿星（1025?—1133?），1979年版《辞海》说他生于1048，卒于1123年，当系享年75岁，我姑按此说。

这本辉煌的诗集，由于它锋芒直逼反动的政治、宗教统治，致使它在作者的祖国，七百年不见天日。莪默的诗名一直为他在天文历算及数学研究上的惊人学术贡献所掩，死后半世纪都没人知道他是一位诗人，直到1173年才有一本历史著作提到他的诗。

这诗集成为风靡世界的文学名著，应归功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菲氏自己虽也写诗，但名声不著，直到他在当日英国社会种种压力下，不但自费、而且匿名结集出版了这本译成地道的英国四行诗的集子后，人们才知道世界上有莪默的鲁拜。这还要归功于他的同时代人、著名文学家A. C. 史

文朋和 D. G. 罗塞蒂的赏识鼓吹，才压倒了此诗集其他所有的英译本，不但成为出类拔萃的译诗，而且是一部了不起的再创作，它使英国四行诗在世界文学史中大放异彩，而菲氏本人也无可质疑地奠定了在文学史中的诗人地位。此书初版于 1859 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年问世，同是人学对神学的伟大冲击。其后，菲氏又以二十年的劬劳——而他苦学波斯文，译出头版已经费去六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和重版，其中公认为定本的，即本集采用的第四版。菲氏逝世后，别人又代辑成第五版。随后，各种语言的重译、复译本如同雨后春菇在全球各地竞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战火创伤的亿万心灵都愿从这本诗集中找到抚慰和启迪。据张晖同志介绍：菲氏此译到 1925 年为止即已重版 139 次，1929 年时，关于菲译的论文和专著已逾千种，仅纽约图书馆就拥有此诗集 500 种不同版本，载默的波斯四行诗已成为他祖国伊朗和全世界的骄傲。

最先汉译的是 1923 年青年时代的郭沫若先生，他将菲译第四版 101 首诗译为汉语语体新诗，命名《鲁拜集》，鲁拜，是波斯四行诗体 Rubai（复数为 Rubáiyát）的音译。此集流传很广，解放后曾再版。1982 年黄杲炘同志重新译为语体诗《柔巴依集》，今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诗苑译林》丛书又出版了张晖同志从波斯原文译出的《柔巴依诗集》。而海外华裔对此集的汉译则更多。我据《台湾日报》刊载的莫渝先生文章推断：从五四运动前夕迄今，此集至少有汉语译诗二十种（包括节译、片断），海内外转译此一名作而乐此不疲者，大有人在。我这译本也颇受益于前贤时彦，但也大胆提出了自

已不敢苟同的一些见解，另外也参阅了数种波斯史料，务求对原作者的时代背景、个人心态有些新的了解。作者以他科学的理智、哲人的深思、诗人的慧悟在诗中倾泻了他对宇宙、人生、命运、真理、爱情、事业、宗教、异端和叛逆等等的认识和感受，其“中心点”，我认为是一个“怒”字。昏黑如长夜的中世纪波斯政教合一、争战连绵的窒人环境，激起过无数次奴隶（或人民）的起义，也激发了诗人心头的怒潮澎湃。意大利籍诗人朱文纳尔（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约 60—127）以尖锐严峻的讽刺诗鞭挞了古罗马暴君和贵族，虽然八十岁还遭到流放埃及的厄运，但他的自白：“忿怒促使我写诗”却成了诗界铭言，别林斯基誉之为“具有最高的道德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47 页，引证了朱文纳尔第一首讽刺诗中的这句名言说：“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故此，我把此集音译为《怒湃》（以我的湘音念来，“湃”尤近—bai 音），而未沿用前人所译的鲁拜或柔巴依，不是拒绝约定俗成，无非图其意思稍近而已；而把莪默的姓，音译为海涌，也是希望音、义兼顾一点。怒我没有在作者的众多译名如奥玛开阳；莪默·伽亚谟；奥玛尔·海亚姆；奥马·珈音；奥玛尔·哈伊雅穆（俄译）；奥玛·盖伊（菲律宾华裔施颖洲诗家译，集名则译为《露薤》）……等等之中，采用任何一个了。试看集子里的澎湃怒潮吧：

颈上重轭怎样才能砸烂？

痛苦！——熬受永恒惩罚、缚继。 (N—78)

天堂——是欲壑“能”填的幻景，

地狱——火刑中灵魂的阴影。

咱们在黑暗中，诞生太迟！

但断气归天，却迅若俄顷！ (N—67)

但愿灵魂把尘躯撇一边，

能赤裸裸纵身凌驾苍天！

这太难堪！令人不能忍受！——

闭居泥胎兽骨，肢体不全！ (N—44)

痛哭奔流岁月，声嘶力竭！

天碗涓涓，何必添斟补缺？

不如让我倒霉人的魂灵，

从你生死簿上，一笔勾绝！ (I—107)

怎不把这世界捣成碎片？——

好按我们心意重转再造！ (N—99)

(I—86) 首说：“誓不因他（神）咆哮怒吼，我就——  
颂‘栽赃诬陷’为‘天高地厚’”。(N—39) 首说人世的积忿  
太深，致使地下的太古陈尸仍熊熊燃烧着裂眦怒火，只有酹  
以美酒芳醪才能使之熄灭。即此而论，书名译作《怒湃》可  
能不算大谬。1987年2月起，纽约《海内外》杂志连载了拙  
译（英汉对照）七绝共119首，以《鲁拜译草》为题，因我

认为是草稿，总看还总得改，没个完。这次仍以《怒涛译草》为书名，一诗两译，七绝为主，语体为辅，共 292 首有奇，文、白各半。语体每行十字，聊示英诗系五音步，“顿”数无法划一，聊以诗形较整齐充数。各诗另附所谓“评注”，实际上大抵是一时感发的译者按、译后感之类，还有四篇译后札记，题目连起来也是一首七绝：“诗译工夫诗外多，泥娃土皿意云何？酒神狂态源悲慨，海涌珠飞九译波。”无非野人献芹之意，但愿不致落得如华兹华斯似的指责：“扭曲事物优美的原形——剖析无异于杀害生命。”（《劝友诗》）。

本书根据 1926 年伦敦版金库丛书《尼沙浦尔的裁默·海涌的波斯四行诗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of Naishápúr》）译成，并参考 1970 年纽约版诺顿所编英诗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中的同名书而作了一些订正和注释。其他资料来源大抵注明，未敢掠美；但难免或有所疏漏，先致歉忱。

此书初步写成时，正值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前数月，经济气候的大变革、混乱思想的大泛滥，黄书充斥，使得要出一本严肃文学的书，难于上青天。我曾为本稿寄信给国内十五家出版单位，均如石沉大海，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弘扬世界文学名著的宏愿出发，排除万难，愿意赔钱出版。该社同志们给我的理解和鼓舞，和前年《海内外》主编尹梦龙先生给我的支持一样，使我异常感奋，增添了一再修改的热情。同时，在那惶惑求助的时日里，如果没有老同学王方中教授、路绍芬同志奔走推荐，我也就死了这条出个单行本的心了。还要竭诚感谢的是：钱钟书教授高龄